

王琪川

人事风波

人事风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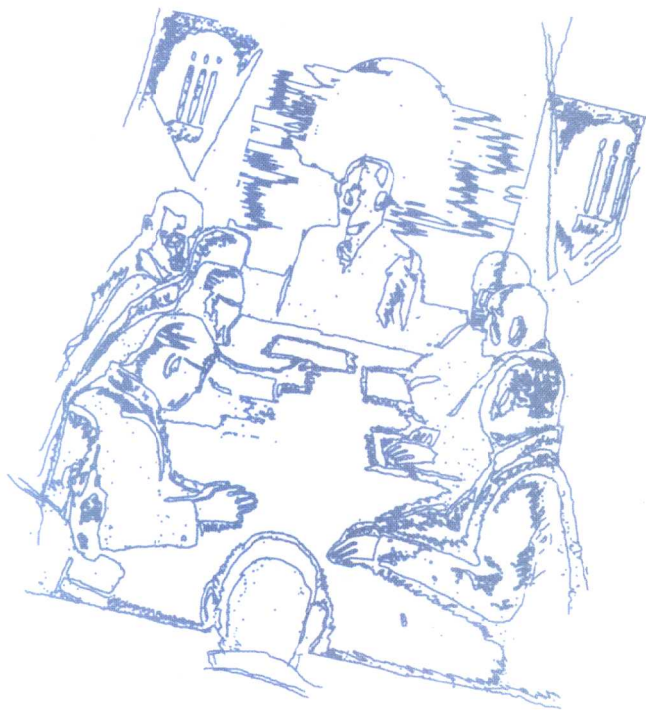
王琪川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人事风波

王琪川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事风波/王琪川著. -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2.9
(新绿丛书)

ISBN 7 - 227 - 02470 - 9

I . 人… II . 王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7571 号

人事风波

王琪川

责任编辑	王晓莺
封面设计	鲁海成
责任印制	来学军
出版发行	宁夏人民出版社
邮购电话	(0951)5044614
地 址	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
网 址	www.nx - cb.com
电子信箱	nrs@public.ye.nx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张	9
插 页	2
字 数	190 千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227 - 02470 - 9/I · 626
定 价	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新绿丛书编委会

名誉主编 李东东 张贤亮

主 编 朱昌平

副 主 编 高 伟

编委会成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布鲁南 朱昌平 李秀琴 杨森林

郎万海 高 伟 高耀山 彭生选



下了一天一夜的毛毛细雨刚刚停下，袁占东就急急忙忙地从乡下赶回来了。

他家住在县委家属区四号楼，三单元三八〇号，金三银四，是他当县小康办主任以后才从两间平房搬到楼上的。

妻子张娜娜是县文化馆的副馆长，今年三十二岁，艺术院校毕业的高才生。搞艺术的人本来就喜欢包装打扮，她的长相同实际年龄相比有很大差距，在学校里是一枝花，到了凤凰县就成了一只真正的金凤凰。或许是人的天性决定，也可能是遗传基因的缘故，张娜娜人很活泼，也爱抖擞。见了县委书记、县长、人大主任、政协主席一概甜甜地叫叔叔，由于她人长得顺眼，再加上甜甜的声音，好看的身段，把有些领导搞得神魂颠倒，听到张娜娜的喊声，一些领导全身麻酥酥，看到她好看的身段，一些领导眼睛花花的，真像是雾中看花。张娜娜在凤凰县很吃得开，连任两届的县人大代表、市政协委员。前年，她编导了一个《丰收乐》的舞蹈荣获了全国大奖，随之又来了不少头衔：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、省舞蹈家协会理事、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。人一出名，加上她的特长，发财的机会也就随之而来，逢年过节机关搞文艺汇演，她自然就



成了香饽饽,有时忙得连家也回不了,学生寒假暑假也办班,收几十个未来“舞后”培训培训,一年大大小小的活动,赚的劳务费远远超过了她全年的工资。人有钱了,生活也上了档次,提前步入了宽裕型的小康水平,酒,不是五粮液的不喝!牌,不是十元以上的不摸!官,不是县处级以上的不约!车,不是进口的不坐!张娜娜有个怪毛病,好动怕闲,逢到没事干的时候,总爱提个小凳坐在阳台上,边打毛衣,边朝楼下看。看见熟人过来,就打开窗户,探出头去,打个招呼或者聊上几句开开心心、解解闷,拿庄户人的粗话讲是个爱招骚的母狗,一旦聊到热闹处,不仅楼下过往的行人止步,就连两面楼上也有人探出头来,一起加入她们东拉西扯的行列。

这天是双休日,张娜娜又坐在阳台上打毛衣,看见袁占东回来了,忙拿了块橘子皮,原想跟丈夫开个玩笑,将橘子皮撻到丈夫的头顶上,谁知手上竟像胶粘一样不听使唤,眼看丈夫从楼下走过去了,橘子皮还在手里捏着没动。她看见袁占东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头顶,活脱脱地像一个大电灯泡,在阳光的照射下,反射着一片奇怪的亮光。由于袁占东步子迈得很快,再加上他走路摇头晃脑的姿势,高一脚,低一脚,头顶上的反光像风吹动的灯泡晃来晃去,袁占东带着摆动不定的亮光,消失在楼门里,张娜娜还在窗口边发愣。

精明透顶的张娜娜何尝不知道丈夫过早秃顶的原因。她早就称丈夫是十秃九福,盐碱地里不长苗,聪明的脑袋不长毛,而且更深知其中的缘由: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专科生,一年时间混了个政府办秘书,两年后又调整为办公室副主任,不到两年工夫又提拔为统计局长,搞数字估产、算社会总产值,不到两年,又调入要害部门——小康办。小康办在当时

是千人争，万人抢的肥差，修路建房、增粮扩厂，很有点实权，惹得不知多少乡镇书记、乡镇长吃饭不香，睡觉不实。在这种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，袁占东使出了浑身的着数，挖掘了娇妻娜娜的潜在能力，顺顺当当的当上了小康办主任。仕途对袁占东来说还比较顺利，但是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头顶的头发过早地脱落。洗一次头发，脸盆里就好像泡着“发菜”，娜娜说，看你未老先衰，从脸上看风华正茂，从头上看老气横秋。袁占东非常圆滑地说，有一得，必有一失，想戴“乌纱”，就得丢掉头发，真正的“乌纱”戴在头上，也就没有头发的生存之地啦，该来的来，该去的去，这也符合自然规律。去年春节前，袁占东到理发店理发，弄得理发小姐下不了手，头上没理的，脸上没刮的，袁占东属旧朝代太监的脸，不长胡子，最后落了个“秃子进理发店——别有用心”的坏名声，他的一伙哥们还嘲笑他说，你不是让理发小姐理发，是有意让小姐下岗哩。

不过以前，娜娜多从侧面看，好比趴在地上看麦苗，看见的总是长满全苗的麦田。今天却是从楼上鸟瞰，自然能直观地看到这稀疏盐碱严重的荒地，由于是鸟瞰，她发现丈夫的脑心那一片头发最近的确又脱落了许多，快成了不毛之地了。她相信这不是阳光反射造成的假象，而是活生生的事实，是丈夫近来又面对副县长位子冲刺的结果。

这天晚上睡下后，娜娜不再一味地闭着眼睛享受丈夫的爱抚，而是近距离地观察丈夫的头顶，并腾出一只手来轻轻地抚摸，袁占东觉得很奇怪，每次和娜娜睡在一起，她的手是摸下头，今天怎么摸起上头了，这样一来他刚刚被挑逗起来的滚烫激情顿时冷却了。娜娜记得，丈夫任小康办主任的那天晚上，她



炒了几个菜,陪他喝酒庆贺,也劝过他,小康办主任是多少乡镇书记、乡镇长争的位子,让你得到了,该满足了,仕途无尽头,还是身体要紧。他也答应说:“行了,以后就顺其自然吧,如果有机会就前进一步,何乐而不为!若没有机会,也就算啦,安分地工作,让你放心,这行了吧?”然而这话说了不到两年,他就又不安分了,她搜肠刮肚,想讲出一番道理来,好好劝他一回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,快一个月没挨挨,你倒三心二意地分神,没到更年期,就性冷淡了。”袁占东有点奇怪。

“别急,火烧得工夫大,才更旺呢!”娜娜说。

“啥事!”

“我有话说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你这才几天,头发就掉得这么厉害?”

“没关系,你想动脑子还有不脱发的。”

“三十出头,四十不到,就俩肩扛着个电灯泡。”

“只要身心健康,有发没发关系不大,只要飞黄腾达,管他有发没发,这可也是智慧的象征,你瞧列宁不也是秃顶吗?再说长着一头密发,一副‘黑云压城城欲摧’的样子,压力有多大!

“可头发和身体是有关系的,不要忘了自己的话,头发是身体的黑匣子,它记录着身体的营养、体质、疾病等各种状况,你说这是科学家说的。”

“那我再说一句,也是科学家说的,人的脑神经细胞有一百五十亿个,开发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十,还有百分之九十的脑细胞在那里闲置着,等待有智慧、有抱负的人去开发挖掘,至于掉几根头发,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皮毛之事,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

“可用脑过度也是可怕的。”

“命由天定，该死的活不了，该活的死不了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”

“可你每冲刺一回，人就瘦一圈，床上做爱也好像是老骡子驾辕，显得有气无力。我担心你的身体出问题，咱们现在过得蛮不错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人心无底，蛇吞象，不要再无止境地追求了，你可是答应我的呀！”

袁占东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是说过以后顺其自然，可是和我一起上大学的，在省城的，人家最低也混了个副县级，咱们新任的县委书记李春生和我是高中同学，现在是什么位置，我才三十六岁啊，你难道不知道，现在提拔县级干部的年龄提前到了三十五岁，现在不扑，以后就过了这个村，没有这个店，人生能有几回搏？”

张娜娜这几年随袁占东的仕途也折腾得够钱，出钱出力，跑腿送礼不说，还以自己的姿色长相，讨过眼斜心花领导的欢心。并且凭她的姿色省去了不少支出，真是妻子有张漂亮脸，丈夫升迁节省钱，这也叫人类资源的一种开发利用。但她确实厌烦那种低三下四的跑官升迁，这次她想使出浑身解数说转丈夫，但她又一次失败了。她知道，袁占东决定了的事，想轻易改变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最了解丈夫的人莫过于妻子，袁占东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，只有撞到南墙，才知道路尽头。供她选择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像以往一样，支持他，配合他，关心照顾他，使他的身体尽量少受点损失。因此，又要有许多门子让她跑，又要有许多应酬让她陪，她这张漂亮的脸蛋又不知要经受多少领导贪婪眼神的扫描。

她闷闷不乐地吸了口气。



2

早上起来,袁占东还在熟睡,张娜娜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计划这个周末怎么过。袁占东近期在乡下搞全县富民工程试点,说这个双休日没有其他事,那就意味着这个周末他又要按照“生命在于运动,当官在于活动”的规律,东奔西跑地拜访各路神仙,她想改变一下这种情况,同袁占东一起到西湖游乐园玩玩,让丈夫放松放松,保护丈夫头上退化的森林。因为眼前是非常时期,一个副县长缺额,惹得不少仕途心切的人,蠢蠢欲动,跑上跑下,搅得不少家庭不得安宁,惊动得一些领导不能按时休息,东躲西藏。到西湖游乐园玩玩,与自己方便,与人方便,让别人也过个安稳的双休日,待袁占东吃早饭的时候,娜娜就把她的想法告诉给袁占东,不料袁占东却不买她的账,好心当成驴肝肺,连连摆手说:“不行不行,今天不能出去,都啥时候了,还有那份闲心逛,快把那‘三头蒜’叫过来,有事商量。”

娜娜说:“不出门也行,但今天必须休息,叫过来打打麻将倒可以。”

袁占东说:“行,打几圈过过瘾再说。”

两人达成一致,娜娜就去给袁占东说的“三头蒜”打电



话。

这“三头蒜”都是袁占东的铁哥们，包括袁占东在内是凤凰县赫赫有名的“四大花花公子”，可能是“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”的缘故吧，除了工作、睡觉不在一起，其他场合是成了一把臭韭菜不零卖，喝酒四人一个不少，外出四人一个不差，真正谈得上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地步，成天形影不离，惹得妻子眼红红地说他们是同性恋，而且他们又是凤凰县城赶新潮的代表者，什么舞姿样样都会，新潮服装上千的不贵，小姐舞伴每人两对，喝酒红白掺着不醉，桑拿按摩一周得来一回。

第一个进门的是刘万金，县招待所所长、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。这人长得粗粗壮壮，上下一般齐，没有一点线条，看上去有几分笨气，实际也不怎么灵巧，像是锈了珠子的轴承，和人接触有点迟钝木讷，但心眼实，为人老实忠厚，敢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你有难题，他宁可饿着肚子或受穷，也得让你过得去，是个让上刀山，绝不下火海的实心人。别看他其他地方不开窍，可有一窍却是开了，真可谓人无完人，他有一门绝活，那就是掌勺上厨。也许与他好吃有关，他只要吃到什么好菜，就虚心向人家请教，磨死说活非得学，回家后再实际操作，他有一句名言“实践琢磨是成功的妈妈”，而且非做成不可。厨师们最关键的地方并不告诉他，他就多吃几回，慢慢品味，反复琢磨，总要捣鼓个八九不离十。他听别人说美国总统爱吃凤舌宴，他就把凤舌宴给捣鼓出来了。因为他属无师自通，全靠自己的悟性，因此做出的菜味道总有点特色之处，但你还不能说他做得比大师傅差，因为他多少有点创新，那种滋味总让一些美食家说不出个名堂。一九九八年区庆四十周年，



中央首长来到凤凰县视察高效农业，县委领导请他做了十二道拿手好菜，特别是一道清炖“鸽子鱼”做得有滋有味，首长吃得连连点头，说在国宾馆也没有这个味道，临走还特意同这位自学成才、自成一体的烹调大师合影留念，从此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厨师名声大振，惹得省城几家星级饭店高薪聘请，县委领导也慧眼识金，视他为财富，想给凤凰县撑撑面子，就将他由一名大厨破格提拔为县招待所副所长，去年又因他成功地接待了台商，做了一桌满汉全席，吃得台商不知说了多少个好，为凤凰县引资一个亿，而后又被县委任命为县招待所所长、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一个合同工三年迈了三大步，一跃成为正科级，他的一伙哥们说，炒勺一响，级别定长，花样翻新，官位又升。

袁占东和刘万金又是一个村子的人，蹚的一条渠的水，走的一条通往县城的路，袁家刘家又是世交，父辈们就是好朋友，并将这种友谊延续下来，使袁占东和刘万金从小就十分要好，直到现在，两家依然走得很近，关系同亲戚一样亲密，一样牢固。

刘万金进屋屁股还没坐稳，李志芳就按了门铃。

同刘万金相比，李志芳高低正好，胖瘦适中，是一副奶油小生相。可以说是凤凰县城的第一美男子，惹得不少多愁善感的小媳妇睡不好觉，想当第三者。在县委团当了五年副书记，去年调整为县城建局副局长。人很聪明，是泥鳅转世，待人也诚实，人缘特好，什么人都能合得来，白道黑道上的人也称兄道弟，街上地痞二流子见他也是一副恭敬的笑脸，可就有一大弱点，爱拈花惹草，爱与女同志套近乎，做妇女工作可以说是一位专家，有人说让李志芳当县妇联主任，工作非在

全国拔尖。同样遇到一个女人，别人刚认识，还谈不上熟悉，也说不上几句话，他就会步子更快，胆子更大，来个“深圳”的速度，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，人家的床就成了他的轻车熟路了。他有一句名言：官要当正的，女人玩嫩的。因此只要嫩，不管长相如何，他就动情，子弹上膛，真枪实弹地干，撂倒一个，俘虏一个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他还特有经验地说，会嫖的走着嫖，不会嫖的守着嫖，关系好的哥们劝他注意形象，保重身体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，好汉子占九妻，没尿事的死守一只鸡。人们私下传说，他的目的是“八俊图”，即为八十个女人而奋斗。朋友们问及此事，他说，过去的皇上是三宫六院，七十二妃，如今啥时代了，比封建社会的皇上多八个也没啥，时代在前进嘛。这事也难怪，环境影响人，时势造英雄，如今的歌舞厅比厕所多，坐台小姐赶上奶牛的存栏数，使他可以信马由缰，纵横驰骋。有人估计，像他近四十岁的年龄，到退休的时候，不知突破几个“八俊”目标呢。

袁占东和李志芳原先只是认识，见了面问候一声或点点头就过去了。前几年，全县各乡镇搞小康村建设，修路建房，李志芳是县城建局负责规划的，袁占东又是小康办主任，俩人一天到晚同坐一辆车，各乡镇跑了近两年，酒也喝得不少，麻将搓得不计其数，一个小康村建设搞完俩人混得滚瓜烂熟。去年，李志芳的儿子大专毕业，学电脑专业的，没单位接收，袁占东跑前跑后，找县长，找领导，苦口婆心求人帮忙安排在小康办搞微机。后来，袁占东的母亲去世，李志芳总管一切，操办到底，两人你来我往，相互帮忙，建立了一种“你为我用”的深厚友谊。

李志芳进门一看，刘万金已稳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，便



说：“啥时跑腿的，都不如吃嘴的。”

刘万金闷声闷气地说：“养驴还不知驴的毛病，你一定又遇上女人了，腿肚子发抖走不动路了吧”，他开玩笑也没个啥表情，一副“司务长打老子——公事公办”的面孔。

李志芳瞟了娜娜一眼说：“真是一次失足千古恨，十次桑拿也洗不净。”

袁占东笑着说：“你是只图一时的感情冲动，不顾以后的名声，真是饲养员偷吃了驴料，影响是闹坏了。”

几个人正在逗嘴的时候，“四头蒜”中的最后一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清来了。高高的个头，不胖不瘦，戴着一副树脂近视眼镜，文质彬彬的内秀相，话也不多，大概是应验了人们所说的，待在组织部，年年有进步，待在宣传部，很少犯错误，该说的当说，该做的当做，从不事先从口中流露出半句无根无据的话来。丁清这人烟瘾不重，酒量不大，但最大的嗜好是打麻将，在凤凰县大小科级干部中，他打麻将出了名的，场场是赢家，从没听说他输过钱。据说他摸牌的功底特深，牌到手一摸就知道是饼子还是条子，而且牌揭够朝下一放，心中就有数，从不翻来覆去地看牌。由于他技术高超，麻将打出了名气，得到了一个外号叫“丁铁手”，他那么多嘴多舌的妻子沉不住气，对亲朋好友说他家的丁清一年打麻将的收入比工资高出好几倍，所以说住房由平房换成了楼房，妻子的“一黄”也变成了“三黄”，说丁清的自行车也换成了“野狼”摩托车，抽烟由“龙泉”提了一档。说实话单靠他夫妻两人的工资，几年时间生活方面有这样大的改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，这真是行行出状元，啥行都能养人，老天爷饿不死瞎麻雀。据说丁清有一次喝醉酒了，就以他打麻将的亲身感受写了一首

打油诗叫《麻将迷自叹》：

要“发财”去把运气碰，哥儿们推我坐“红中”。

总想来个十大对，自摸缺坎“一条龙”。

谁知三天没“开和”，连一“庄”也坐不成。

“杠上开花”成美梦，“清一色”牌更难逢。

回回摸牌差“几点”，连连“点炮”乱哄哄。

上家“关牌”对家碰，满把风头是光棍，

害得我——身子消瘦如“么鸡”。

双眼深眶像“二筒”，输掉一万储蓄款。

家里“白板”四壁空，孩子要报“110”。

妻子要跟我离婚，今后日子怎么过？

老是“西风”卷“北风”，几等哟哟，我的娘！

愁坏了我这老麻星！

丁清进门一看刘万金、李志芳都已经到了，十分抱歉地说：“昨天又战了个三点半，还没睡塌实又接到命令啦，比‘三江’抗洪还紧张。”

张娜娜笑着说：“你们这四个人，差点配齐了，吃喝嫖赌抽五毒，你们就占了四毒，真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，没说的。”说着将麻将“哗啦”朝桌子上一倒，说道：“今天不管你们驴踢马，狗咬狗的，叫你们过来，是搓几圈麻将放松放松。”

李志芳立即表态：“我一定舍命陪君子，帮老弟放松放松”，说着转向丁清“难道你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？”

丁清不冷不热地回敬说：“你是三五干部，三瓶五瓶不醉，三步五步都会，三个五个不累，三夜五夜不睡，怕是你近期又支出大于收入吧，没有精神陪陪哥们啦？”



娜娜在一旁说：“你们几头蒜，也得从你们的专业中解脱出来搞点第三产业，不要陷得太深，各自的欲望其实是一条无形的枷锁，欲望一强烈，神经就绷紧是不是？”

大家说着各就各位。从清牌、码牌、起牌的熟练程度可想而知，他们都是牌场的高手，然而他们四个坐在一起玩牌，有约法三章不要钱。袁占东说，酒越喝越深，钱越玩越浅，金钱面前，爷父老子也翻脸，玩牌带钱会破坏哥们的友情，于是在“爷父老子都会赌，全家一片推倒和”的社会风气下，他们的牌桌上还保留着纯洁的娱乐，也难能可贵。

开始出牌了，袁占东撂出一张“一万”。

丁清要了说：“三万换给你一个副科级。”说着扔出一张“三万”。

刘万金没要，揭了一张，一看是“五万”，随手扔了说：“给你个正科级。”

李志芳拿起“五万”，扔出“八万”说：“副县级。”

轮到袁占东吃牌了，却愣愣地瞧着李志芳扔出的“八万”迟迟不动。

张娜娜催着说：“吃牌呀，还愣啥？”

袁占东思索了片刻，将牌一推说：“不打了，我心里有事就打不成牌，咱先说说正事，然后再玩，好不好？”

其他人也把牌推到堆里去。

袁占东说：“你们说，这牌桌上的官价是从啥时候开始流传的？”

李志芳说：“大概有两三年时间了。”

袁占东说：“这么说，这副县级八万已经是两三年以前的价码了？”



丁清认真地说：“对呀！”

袁占东说：“那么今年呢？今年的副县级价码是什么？”

刘万金闷声闷气地说：“眼下虽说羊上千，牛上万，苹果不如山芋蛋，可官价不一定便宜。”

丁清笑笑说：“官价能降？人人都有当官的相，官少人多轮不上，能降吗？”

李志芳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如今当官的含金量越来越高，官价年年一个样，只有涨，没有降的，前两三年八万，现在就得翻番，物价稳定，官价可不稳定啊！”

袁占东问：“十六万？”

“起码。”李志芳说：“副县级建议权在县委，决定权在市委，这两头都得顾，想升迁就得打点烧香进贡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，先接触市里的核心人物，首先得攻破外围才是，如夫人、子女、秘书、司机等，还有市委有多少常委、县委有多少常委，人事问题决定权由常委举手通过，上下两级多少常委，都得烧香进贡，不然提到会上，人家没印象咋举手表决，这印象好坏，是票子作怪，这叫小钱买通小鬼，大钱买动阎王，钱少了花得开吗？”

袁占东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给你们哥仨露个底，这次的副县长位子我非扑不可。不是我贪心不够，自不量力，是上面对提拔干部的政策有了新的调整，年龄要求在三十五岁左右，最大不得超过四十五岁，眼下正好缺个副县长的位子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我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，县委的意见推荐我和水利局局长方伟胜，这家伙也没什么经济实力，我倒不担心，可是半路又杀出了个程咬金，南台镇的书记郭兵已动了心，这家伙根基硬，哥哥是市委办公室主任，几个